

DOI:10.16362/j.cnki.cn61-1023/h.2024.02.015

## 基于混合法的英语专业教材语法内容编写研究

贾 蕃,冯钰涵,卢 珊

**摘 要:**语法是英语专业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基于内容分析和半结构化访谈,从研究者和教材使用者的双重视角考察国内四套英语专业教材语法板块的内容讲解和练习编写。结果显示:1)四套教材的语法讲解均侧重形式,对意义的关注度较少;2)四套教材的语法练习类型均为机械型练习最多,意义型练习其次,交际型练习最少;3)研究者对教材量化分析结果与教材使用者的访谈结果一致。本研究对提升教材语法编写质量,推动新时代英语专业教学改革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教材;语法教学;教材编写;英语专业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24)02-0065-06

**Abstract:** Grammar plays an integral role in textbooks for English majors.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s the content design and exercises of grammar sections in four series of textbooks for English major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th researchers and textbook users. Results reveal that: 1) The four series of textbooks all focus more on form than meaning in terms of the grammar content design; 2) The four series of textbooks account for mechanical exercises the most, followed by the meaningful exercises, and communicative ones occupying the least in terms of grammar exercises; and 3) The quantitative results from researchers are consistent with interviews findings from textbook users. This study provides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xtbook development regarding grammar and is beneficial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for English major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extbooks; grammar teaching; textbook development; English majors

### 1. 引言

语法通常被看作是形式和意义的统一体(Purpura 2004:56),是英语专业教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有学者指出,当前语法教学过多关注形式,忽略在特定语境下的语法意义(程晓堂 2021)。与此同时,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交际性教学成为主流教学法(李荫华 2021:32),但过往文献显示语法教学过于僵化(向明友 2019),影响了对学习者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提升教材编写质量是解决上述问题、进行语法教学改革的重要路径。在我国,教材是外语教学的主要载体,是实现语法教学目标的主要方式。虽已有研究对教材的宏观理论进行了探讨,但从微观多视角研究英语教材的文献较少(常畅、杨鲁新 2023:80)。本文从研究者和使用者的双重视角,对我国英语专业教材语法内容进行考察,以期提升教材语法的编写质量,为新时期英语专业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 2. 文献综述

学界对外语教材内容研究有编写的静态考察

和使用的动态评估两大范式。编写的静态考察指参照标准或框架对教材编写的内容进行调查分析(贾蕃 2022:87),如Ahmadi(2012)依据McDonough & Shaw(1993)提出的分析框架探讨了国外英语教材对本科生的适用性。教材的动态评估指教师对教材内容使用的有效性评估,如“产出导向法”教学材料使用与评价理论框架(文秋芳 2017)等。值得关注的是,教材编写是教材使用的基础,教材的编写理念、原则和方法直接影响教材质量和使用效果(李欣然、施清波 2023:75)。对语法内容而言,教材使用的动态评估(例如教师对语法内容的改编与删减)的基本前提是对教材编写内容的研读与分析。因此,本文所探讨的教材语法内容研究属于教材编写的静态考察范畴。

回顾已有文献,学界对教材语法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三类:第一,提出教材语法内容编写的相关理论,包括语法项目评估清单(Cunningsworth 2002)、语法内容的编写原则(刘道义 2020)、语法活动难度的测量(邹为诚 2017)等。第二,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不同教材中语法内容编写,包括教材中语法的呈现方式(Baig et al. 2021)、英语专业教材练习设计(华维芬 2010)、高中教材中单个语法

项目的编排(杨行胜 2013)、教材语法讲解对课程标准中语法项目的覆盖情况(贾蓂等 2023)等。第三,对比国外教材语法内容编写模式,为我国英语专业教材编写提供参考。例如,朱茜、徐锦芬(2014)对比了美国和德国两套英语教材语法的布局、复现及练习方式,发现国外教材提倡将语法学习融入有意义的语言交流。

纵观已有教材语法编写研究,尚存在以下两点不足:第一,从研究方法上看,已有文献主要从研究者视角对教材语法内容进行定量分析,缺乏收集一线教师对教材使用感受的质性数据。Harwood(2021:17)指出,外语教材研究应当关注使用者的评价与感受。因此,有必要从研究者和使用者的双重视角来考察教材语法内容。第二,从研究内容上看,多数文献仅单独考察了语法的内容讲解或练习类型。由于内容讲解和练习代表语言输入和输出的两个重要阶段,需要对语法内容讲解和练习进行综合考量。

### 3. 研究设计

####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英语专业教材中语法讲解的呈现类型有何分布特征?2)英语专业教材中语法练习类型有何分布特征?3)研究者对教材讲解呈现与练习类型的分析结果是否与教材使用者的观点一致?

#### 3.2 概念界定

研究者经过前期调研,并参考 Cunningsworth(2002:32)对语法内容的分析框架,将语法呈现类型划分为“形式”“意义”和“形式+意义”三种。“形式”呈现强调语法点的规则讲解。如例(1)中仅提供给学生平行结构的语法形式,不解释该句型表达何种含义及在何种语境下使用该句型。

(1) Pattern: as+adj. +as+noun phrase

Eg. My roses are **as white as** the foam of the sea.

“意义”呈现强调语法点所体现的意义。如例(2)中在例句后注明了 *ought to* 所表示的意义。

(2) Example: You **ought to** get your parents to come and protest.

(*ought to: used to make a suggestion when you feel strongly that it's a good idea*)

“形式+意义”包含了语法规则和语法意义两方面的讲解,对如何在具体语境下使用语法点来表达准确意义进行阐释。如例(3)既给出倒装句

的句型结构,又解释了在该句型中所具备的功能。

(3) Example: **Gone was** the puppy-wool coat.

Main verb: was (gone)

Explanation: It is put before the subject “puppy-wool” for emphasis.

对于练习类型的分类,本研究参考邹为诚(2017)的方法,将其划分为机械型练习、意义型练习以及交际型练习三类。其中,机械型练习强调学生对语法形式的记忆,不侧重该语法点的意义及其使用,包括填空、改写、多项选择题等题型。意义型练习强调学生对语法意义的掌握,要求学生在理解语法意义后根据所给的特定语境完成练习,包括完形填空、看图说话等题型。交际型练习强调训练学生灵活使用语法的能力,将语法知识与思想表达相结合,包括写作、辩论等题型。

#### 3.3 教材选取

本研究评估的教材指狭义上课堂使用的纸质用书,不包含与其相关的教学资源。本研究选取了四套英语专业教材(下文分别用 S1 至 S4 表示)。教材选取参考学界通用做法(贾蓂等 2023;李民、余中秋 2020),主要考虑以下标准:1)权威性,由知名专家编写,国内三家大型外语类出版社出版;2)体系性,每套教材包含 1 至 4 册,四个级别;3)本土性,本土专家学者编写为主,面向中国本土英语学习者的综合英语教材。本研究将每一单元中的语法板块作为研究对象,包含讲解和练习两部分。

#### 3.4 访谈对象

如前文所述,过往研究较少从教材使用者的视角收集数据。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原则(Creswell & Poth 2018),研究者对 5 名(T1 至 T5)使用过 S1 至 S4 教材的语法教师(表 1)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对象的选取兼顾地域、学校类型、学历背景等,以求全面、客观反映研究结果。

表 1. 教材使用者访谈信息表

| 教师 | 性别 | 职称  | 语法教学经历 | 学位 | 学校类型  | 使用教材  | 研究方向 |
|----|----|-----|--------|----|-------|-------|------|
| T1 | 男  | 讲师  | 4 年    | 博士 | 外国语大学 | S2    | 外语教学 |
| T2 | 女  | 教授  | 23 年   | 博士 | 师范类大学 | S3    | 美国文学 |
| T3 | 女  | 副教授 | 11 年   | 硕士 | 理工类大学 | S1、S4 | 口译研究 |
| T4 | 男  | 副教授 | 6 年    | 博士 | 综合性大学 | S3    | 二语教材 |
| T5 | 女  | 教授  | 30 年   | 硕士 | 理工类大学 | S1、S2 | 二语写作 |

#### 3.5 研究过程

##### 3.5.1 数据收集

本研究数据收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两名研究助理根据前文的操作化界定,对所选教材中每个单元的语法讲解呈现与练习进行归类。对于研究结果不一致的部分邀请专家判断,最终达成一致。第二阶段,研究者对 T1 至 T5 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经受访者同意,访谈全程进行录音。访谈采取面对面和电话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每名访谈对象的时长约为一小时。访谈问题涉及教师对教材中语法讲解和练习编排设计的看法、使用教材开展语法教学时遇到的问题、如何看待教材与目前学生语法能力薄弱的关系等。同时,研究者还将教材内容分析结果发给访谈人员,以征求教材使用者的看法。访谈后,研究助理对访谈数据进行转写,之后发给访谈对象确认。

### 3.5.2 数据分析

研究者对教材内容进行分析,统计语法讲解呈现类型与练习类型的频次,并进行卡方检验。由于本研究的教材种类、语法呈现类型和练习类型均为大于 2×2 的列联表,研究人员还通过 SPSS 26.0 对数据进行了调整后的残差值分析。

针对教材使用者的半结构化访谈数据采用类属分析法(陈向明 2008)进行三级编码。编码示例如表 2 所示。访谈数据作为对教材分析结果的补充,形成数据的三角验证,进一步解释量化研究结果,以增强研究信度。

表 2. 访谈数据三级编码示例

| 三级编码       | 二级编码                    | 一级编码                                  | 原始数据                                                                                                                 |
|------------|-------------------------|---------------------------------------|----------------------------------------------------------------------------------------------------------------------|
| 语法内容<br>编写 | 讲解重形式<br>轻意义            | 只关注语言形式<br>未关注意义<br>孤立讲解语法点<br>未考虑上下文 | 我也有这样的感受,教材语法点未关注句法结构在语篇层面的功能和作用……看似都涉及了,但实际上存在“两张皮”现象,只关注了语言形式,没有关注意义。语法点讲解仅关注语法点本身,碰到课文例句就举出来了……没有考虑上下文、文体特征等。(T3) |
|            | 练习多机械<br>型,少意义<br>型与交际型 | 多替换练习<br>练习很机械<br>学生只懂规则<br>意义型交际型练习少 | 给我的感觉是教材中语法练习并不是很多,并且很多都是替换练习,很机械,学生做完练习只是懂了规则,但脱离习题之后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所以我很少直接使用教材……教材中也有包含语境,让学生发散思维表达自己的观点的题,但不多。(T1)     |

## 4. 研究结果

### 4.1 语法讲解的呈现类型

研究者统计了四套教材语法讲解的呈现类型的频次和百分比(见表 3)。

表 3. 教材语法讲解的呈现类型统计

| 教材 | 形式  |       | 意义 |       | 形式+意义 |       | 总计<br>频次 |
|----|-----|-------|----|-------|-------|-------|----------|
|    | 频次  | 占比(%) | 频次 | 占比(%) | 频次    | 占比(%) |          |
| S1 | 72  | 63.7  | 23 | 20.4  | 18    | 15.9  | 113      |
| S2 | 95  | 90.5  | 5  | 4.8   | 5     | 4.8   | 105      |
| S3 | 46  | 70.8  | 11 | 16.9  | 8     | 12.3  | 65       |
| S4 | 59  | 73.8  | 7  | 8.8   | 14    | 17.5  | 80       |
| 总计 | 272 | 74.9  | 46 | 12.7  | 45    | 12.4  | 363      |

从表 3 可以看出,四套教材讲解的呈现类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chi^2 = 294.017, df = 2, p < 0.05$ ),统计结果显示,“形式”“意义”“形式+意义”调整后残差值分别为 154, -76, -78,这说明教材中“形式”的频次显著高于“意义”与“形式+意义”的频次。

值得注意的是,四套教材均侧重形式,对意义的关注度较少,这表明呈现类型之间的显著差异是四套教材的共同特征。例如,教材中目标语法项目为比较级与最高级,部分语法呈现如下:

(4) Pattern: comparative adjective + than + noun

phrase

Eg. My roses are whiter than the snow upon the mountains.

(5) Pattern: superlative adjective + noun phrase

Eg. ... here is the reddest rose I have ever seen.

该讲解呈现仅给出了比较级与最高级的句式结构,并未对例句进行深入分析,也并没有解释比较级与最高级的功能、含义以及使用情境。

上述结果说明,四套英语专业教材语法“形式”的呈现均远多于“意义”呈现,语法“形式+意义”相结合的呈现占比最少。这说明英语专业教材语法的编写缺乏合理性,大多提供的是脱离语境的语言输入。本研究与杨行胜(2013)对外语教材语法讲解的研究结果一致。程晓堂(2021)曾指出,部分语法教学机械强调语法规则,与语言实际使用有一定差异,忽略了语境意义的重要特征。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从教材研究的视角证实了该观点。

在真实交际语境中学习语言能够提高学习者的学习体验,提高其学习动机,促进综合语言能力发展(杨鲁新、刁慧莹 2024:71)。然而,本研究的四套教材侧重形式讲解,虽然有利于学生掌握语法结构,但不利于语境中语法意义的习得。语法最重要的价值不是聚焦语言形式,而是帮助学习者组织思维、生成思想、创造并表达意义(程晓堂 2021:9)。另外,大量关于语法形式的讲解可能会引起学习者的厌烦情绪(Yule 2002:6)。由于高中

阶段学习者已经掌握了大部分语法形式,如果英语专业语法教学继续侧重形式,学习者可能会逐渐对语法学习产生厌烦情绪,逐渐影响其学习积极性,语法教学的成效也将受到消极影响。

教材语法内容讲解重形式、轻意义的现象可能受到传统语法教学观的影响。传统的语法翻译法聚焦于语言形式,是一种先行过程,强调语言表层结构差异对外语学习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语言的得体性(Ellis 2022:2)。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教材编写理念中对交际法的重视程度尚有不足。虽在部分单元编排有与语法意义相关的内容,但在多数情况下仍受到传统语法教学影响,以编写强调语法形式相关的讲解为主流。

#### 4.2 语法练习的类型

通过对教材语法练习类型进行内容分析并对其出现频数进行统计,研究者得出各教材语法练习的呈现类型频次和百分比(见表4)。

表4. 教材语法练习类型

| 教材 | 机械型练习 |       | 意义型练习 |       | 交际型练习 |       | 总计   |
|----|-------|-------|-------|-------|-------|-------|------|
|    | 频次    | 占比(%) | 频次    | 占比(%) | 频次    | 占比(%) |      |
| S1 | 226   | 76.4  | 49    | 16.6  | 21    | 7.1   | 296  |
| S2 | 212   | 73.1  | 66    | 22.8  | 12    | 4.1   | 290  |
| S3 | 109   | 57.7  | 71    | 37.6  | 9     | 4.8   | 189  |
| S4 | 191   | 62.6  | 79    | 25.9  | 35    | 11.5  | 305  |
| 总计 | 738   | 68.3  | 265   | 24.5  | 77    | 7.1   | 1080 |

表4结果显示,四套教材语法板块的练习类型存在显著差异( $\chi^2 = 644.439, df = 2, p < 0.05$ )。统计结果还显示,“机械型练习”“意义型练习”“交际型练习”调整后残差值分别为378, -95, -283,表明教材中“机械型练习”的频数显著高于“意义型练习”与“交际型练习”的频数。

本研究还发现,四套教材的练习环节关注语法形式的机械型练习均最多,强调语法意义的意义型练习次之,而注重训练语法运用能力的交际型练习最少。由此得出四套教材语法练习的编写均偏向于强调语法形式的机械型练习,而较少涉及强调语法意义和功能的其他两种类型。例如,目标语法点为it作形式主语句型,教材在此单元设计的是机械型练习:

(6) Rewri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using “it”:

1. To say no to people is hard.
2. To study chemistry under Professor Wang is a dream of mine.

此练习为改写题,训练目的是让学生记住it作形式主语的句型结构,学生不需要在理解该句式意义以及题目具体语境的基础上完成。

上述结果说明目前英语专业教材在语法练习的编排上过度重视对语法形式的操练,缺乏更具实用性和交际性的语言输出训练。这与华维芬(2010)早期发现我国英语专业教材中语法任务以形式操练为主的研究结果相似,这说明近十年来该现象仍未得到改善。与此类似,贾蕃等(2023:28)对高中英语教材语法练习的调查显示,三套广泛使用的教材中交际型练习的比例均占比最低,表明基础学段教材中的此类问题在英语专业教材中同样存在。

Harmer(1983:69)指出,操练性语言输出对提高语言实际运用能力的帮助较为有限,而交际性语言输出强调积极地创造语言输出环境和机会,更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语言驾驭能力。因此,语法练习的设计理应以语境为核心,提供给学生尽可能多的交际性语言输出机会(Ellis 2022:4)。但同时,掌握语法形式规则是培养交际能力的重要内容(Hymes 1972:287)。因此,教材语法的练习应将语法形式视为内在规律,通过概念意义的表达,使学生实现能够准确运用语言形式进行交际的教学目的。然而,现有教材中语法练习的编写与语法教学的核心诉求仍有一定距离,这可能与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有关。由于学分压缩,综合英语课程中语法教学的课时安排紧张且学生容量较大。交际型练习虽能很好地训练学生运用语法形式建构意义,培养其交际的能力,但其同时涉及学生思想的主观性、多样化输出,教师难以在课堂有限的教学时间内使用交际型练习,这也客观上造成了教材编写交际型练习少的结果。

需说明的是,三种语法练习类型并非相互对立,而应当在适当条件下充分融合。因此,强调语法实际运用的教学理念并不意味着完全摒弃语法形式的练习,机械型练习着重操练语法形式,但在句型训练过程中,机械练习是巩固语言知识、强化语言技能不可或缺的基础。因此,教材中有必要在学生接触新的语法结构时适当地编排机械型练习类型,从而为学生后续理解和使用语法产出奠定基础。

#### 4.3 研究者与使用者的观点对比

研究者发现,四套教材中有大量有关语言形式的讲解,这说明对内容的讲解停留在表层,而欠缺对语法意义以及语法点在具体语境中如何运用的讲解。这与访谈中T5的观点相一致:

我感觉里面的讲解大多都是在语法结构上,不过还是有一些是列出了语法点是想传达怎样的

意义,有什么作用的。但这种说明了意义的还是要比仅展示句型结构的出现得少。所以仅依赖教材,就算学生记住了书本上列出的语法点规则,也是很难理解这些语法点到底是需要怎样的情境下来使用,为什么要这么用的。

T2 从事语法教学 23 年,她认为:

数据分析的结果和我平时的教学实际是符合的。作为英语专业的语法教学,形式不应当是重点,我在上课时会更更多的把教学重点放在如何使用这些语法点,以及在什么场合使用的问题。

可以看出,研究者的定量分析和教师的访谈数据结果具有相似性,教材语法的内容讲解对“意义”的关注度有待加强。

就教材中语法练习而言,研究者发现四套教材中均注重学生对语法项目形式的机械训练,而较少设计强调语法意义以及培养学生交际能力的练习。使用教材的 T1 在访谈时表示:

我记得教材里有相当数量的练习都是给定一个句型,让学生照葫芦画瓢地改写句子。这种练习在刚学新语法点的时候做一些倒是可以,能让学生记住一个语法点、结构是怎样的。但做多了其实没什么意义,学生会发现做这类题不太需要动脑子就能完成。我觉得应该给学生提供使用语法形式构建意义,完成交际活动的机会。

T5 是一位熟手教师,使用过 S1 和 S2 两套教材,她表示:

你们的结果和我自己的感觉差不多。虽然我们换过不同的教材,但是存在的共同问题都是真正训练学生语法产出能力的练习过少。语法的练习基本都是在句子为单位的层面,但实际语言的使用和交际是要让学生以段落为单位产出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新手还是熟手教师,其访谈数据与研究者发现四套教材中均有相当数量的练习脱离语境和语法意义的结果一致。

常畅、杨鲁新(2023:81)指出,考察外语教材编写与教材使用关系的研究“尚属空白”。本研究从主位教材使用者和客位研究者的双重视角对教材语法内容编写进行静态考察,发现主位与客位视角结果呈现高度一致,这说明教材讲解过于注重语法形式、练习设计过多注重机械型练习的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虽然已有研究也发现教材的讲解和练习都存在与本研究类似的结论(Gabbianelli 2022),但过往研究存在量化分析多、研究视角单一等问题(贾蕃 2022),其结果的可信度也有待进一步论证。本研

究不仅对教材语法内容研究进行定量考察,还进行了质性解读,进一步增加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另外,教材研究除研究者的客位视角之外,还存在使用者的主位视角、出版社编辑和教育管理者等其他多维视角。本文分析了 5 名教材使用者的数据,为外语教材研究的多重视角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常畅、杨鲁新(2023:82)指出,基于传统简约论(reductionism)的线性角度较难剖析教材内容的全貌。由于外语教材编写、使用、评估研究是一个复杂动态系统,涉及多个维度和视角,系统内各要素处于互动状态。因此,教材中语法内容的编写是否合理应当从单视角的孤立研究转向多维视角的互联研究。教材语法研究应当采用多元化研究路径,除了教材研究者视角之外,教材使用者(教师与学生)、教材编写团队(编者与出版社)均应纳入研究范畴,提升教材语法质量。

## 5. 研究建议

本研究从研究者和使用者的视角,考察了四套英语专业教材语法板块的编写情况。研究发现:1)教材语法讲解均侧重形式,对意义的关注度较少;2)教材语法练习类型均为机械型练习最多,意义型练习其次,交际型练习最少;3)研究者对教材的量化分析结果与教师访谈结果相一致。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对教材开发有如下建议:

第一,教材编写需要参考语法教学研究成果完善语法板块编写内容。内容讲解作为单元语法板块中的首个环节,应当以语境为依托,将语法形式与意义相结合,为培养学生灵活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服务。又如,语法练习环节的编写可以借鉴 Harmer(1983)提出的“交际法语法教学模式”,即“介绍(introduction)——限制性练习(controlled activity)——运用性交际活动(communicative activity)”,将语法练习以“机械型”“意义型”“交际型”的顺序编入一个单元中。依此,后一个练习均为前一个练习的进阶版强化,语法教学在不断的强化中逐渐实现学生灵活运用语法的训练目标。英语专业教材应当适当减少机械型练习的数量,同时增加意义型与交际型练习的比例。

第二,教师应当提升教材使用素养,优化语法教学路径。由于教材编写涉及多方面因素,“完美”教材不存在(贾蕃、沈一新 2020:25)。外语教学中可结合学习者学能特点进行个性化教学(赵海永、罗少茜 2020:67),这需要教师以教材编写内容为基础,针对学生实际开展个性化教学。以语

法练习为例,面对课时紧张的现状,教师可将机械型练习设置为线上作业,利用线上教学资源反馈的数据进行线下针对性教学;也可以在课堂上通过师生合作评价完成交际型练习。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几点不足:第一,本研究仅考察了教材语法内容讲解和练习的静态编写,尚未将教师使用教材时采用的不同教学模式和方法纳入考量范围。第二,本研究未考察英语专业教材语法项目编排上的差异。今后将对比研究不同英语专业教材语法项目的编写情况,以期为高校英语教材语法板块的编写提供借鉴。

### 参考文献

- [1] Ahmadi, E. Retrospective evaluation of textbook “Summit 2B” for its suitability for EFL undergraduate students[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nd Social Research*, 2012(5): 195-195.
- [2] Baig, S., Javed, F., Siddiquah, A. & A. Khanam. A content analysis of English textbook of Punjab Textbook Board of Grade 8 in Pakistan[J]. *SAGE Open*, 2021(2): 1-8.
- [3] Creswell, J. W. & C. N. Poth.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Approaches*(4th edn.)[M].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18.
- [4] Cunningsworth, A. *Choosing Your Coursebook*[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2.
- [5] Ellis, R. Rod Ellis’s essential bookshelf: Focus on form[J]. *Language Teaching*, 2022: 1-16.
- [6] Gabbianelli, G. Meaning-focused grammar instruction: Examining British, Chinese, French and Italian textbooks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J]. *Revista Internacional de Estudios Asiáticos (RIEA)*, 2022(2): 148-173.
- [7] Harmer, J. *The Practic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M].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ing, 1983.
- [8] Harwood, 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Textbooks: Content, Consumption, Production*[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21.
- [9] Hymes, D.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A]. In J. Pride & J. Holmes(eds.). *Sociolinguistics*[C].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269-293.
- [10] McDonough, J. & C. Shaw.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ELT: A Teacher’s Guide*[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Press, 1993.
- [11] Purpura, J. E. *Assessing Gramma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2] Yule, G. *Explaining English Gramma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3] 常 畅, 杨鲁新. 我国英语教材研究 60 年述评——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 *外语界*, 2023(1): 76-83.
- [14] 陈向明. 质性研究: 反思与评论[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8.

- [15] 程晓堂. 新视角英语语法[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1.
- [16] 华维芬. 我国高校英语专业综合英语教材任务研究[D].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 [17] 贾 蕃, 沈一新. “产出导向法”理论框架下《国际人才英语教程》评价研究: 教师视角[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20(3): 19-26.
- [18] 贾 蕃. 中国外语教材评估研究 30 年(1990—2020)[J]. *当代外语研究*, 2022(1): 83-92.
- [19] 贾 蕃, 孟 洁, 黄正翠. 高中英语教材语法编写的对比研究[J]. *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 2023(3): 25-30.
- [20] 李欣然, 施清波. 外语教材编写研究二十年: 述评与展望[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3(4): 75-80.
- [21] 李荫华. 大学英语教材编写回眸: 实践与探索[J]. *外语界*, 2021(6): 31-37.
- [22] 李 民, 余中秋. 中外英语教材中的语用知识对比研究[J]. *现代外语*, 2020(6): 806-817.
- [23] 刘道义. 论影响外语教材建设的重要因素[J]. *课程·教材·教法*, 2020(2): 64-71.
- [24] 文秋芳. “产出导向法”教学材料使用与评价理论框架[J]. *中国外语教育*, 2017(2): 17-23.
- [25] 向明友. 试论大学英语语法教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9(3): 6-11.
- [26] 杨鲁新, 刁慧莹. 项目式学习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回顾与展望[J]. *外语教学*, 2024(1): 69-75.
- [27] 杨行胜. 高中英语教材语法板块的特色与不足之探究——以四种新教材中的定语从句为例[J]. *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 2013(6): 29-35.
- [28] 邹为诚. 英语课程标准研究与教材分析[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 [29] 赵海永, 罗少茜. 语言学能对二语语法学习的影响[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0(2): 63-68.
- [30] 朱 茜, 徐锦芬. 国外优秀英语教材词汇和语法的布局、复现及练习方式[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4(4): 25-33.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外语教材开发的界面研究”(项目编号:23FYYB046)、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外语教育学”建设项目(项目编号:2020SYLZDXM011)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中心项目“世界主要国家外语教材评价标准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贾蕃,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外语教材、语言测试。

冯钰涵,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外语教材、语言测试。

卢珊(通讯作者), 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西安外国语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外语教学。

责任编辑 郑 荣